

大腰粗，紫红脸膛，浓眉圆眼，鼻直口方，给人的印象是憨厚朴实，而又身强力壮。刘浔想：让他担当重任，看来绝无差错！

萧朝贵被刘浔看愣了，站在地上，两眼发直。

“萧朝贵！”

刘浔叫了他的名字，他才明白过来，忙给刘浔施礼。刘浔眉开眼笑地说：“罢了，一旁坐下。”

萧朝贵拱手说：“大人虎驾在此，小人怎敢就座？”

刘浔听了一笑：“朝贵啊，你客气什么？现在是私人谈话，就不用拘于礼法了。”

萧朝贵这才坐下。刘浔笑眯眯地看着他说：“朝贵呀，你不是外人，我有些话是不背着你的。你看钱江、何玉成这两个人怎么样？”

萧朝贵听了一愣，不明白刘浔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心想：莫非刘浔知道我和钱江、何玉成的关系了？

原来，萧朝贵与钱江、何玉成不是一般关系。说起来，其中还有一段隐情。

萧朝贵，原籍广西武宣人，后迁广西桂平县，从小随父种山烧炭。十五岁时，他对武术产生了兴趣，曾经拜了个师父，农闲时在家使枪弄棒，学得了一身好本领。他父亲有时外出经商，他也常跟着去。前几年路过广东花县官禄埗村，结识了两个朋友，一个叫洪秀全，一个叫冯云山。三人一见如故，意气相投，经常往来。每逢年节，萧朝贵都到花县做客。后来，他与洪秀全、冯云山结成了把兄弟。洪秀全居长，冯云山居次，萧朝贵排行老三。

又过了两年，萧朝贵的父亲病故了，只剩下母子二人度日。遇上年景不好，生活很难维持。萧朝贵把母亲送到姑母家中，他自己便拾掇一下东西，到广州谋生，打算先维持一步，度过这个荒年。他原以为广州是个繁华地方，人口众多，店铺、作坊林立，凭自己这个二十多岁的壮汉子，又有一把力气，不愁找碗饭吃。哪知到了广州，觅不见生活之路，就困在西关的小店里了。日久天长，欠下不少店钱。店主三天两头和萧朝贵索要店钱，并对他说：“我们这个小店，可养不起闲人。再不给钱，咱们就到衙门辩理去。”逼得萧朝贵一个劲儿地说好话，并答应店主，在两天内一定把债还清。

第二天，萧朝贵饿着肚子来到广州西关，打算再碰碰运气。他往地上一蹲，等候有人雇用。结果蹲了多半天，也没有人雇他。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，萧朝贵肚子咕噜噜直叫，便忍着饥饿，无精打采地往回走。他边走边想：凭自己堂堂六尺的男子汉，连口饭都挣不出来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！无怪有人说“钱难挣，屎难吃”呀！父亲在日，顶门立户，自己不当家，没觉出什么困难来。现在才知道

饭？分明是有意前来踢我的场子！既然如此，咱们就真的比一比吧！”说着，他一哈腰，把方才练的那对链子锤捡起来，抡锤就打！萧朝贵哪有心思和他打仗？一边躲闪，一边又忙向他解释。可是这个哑嗓子，对萧朝贵的话，一句也没听进去，把萧朝贵气得勃然变色，只好上前应战！

有人问了：这个黑胖子是谁呢？怎么如此无礼！书中代言：这个哑嗓子名叫何三儿，因他长得黑，人们都管他叫“黑三儿”。他是广州西城有名的光棍儿，在这一带，欺负老实人，踢寡妇门，挖绝户坟，打瞎子，骂哑巴，偷盗抢掠，输打赢要，什么坏事都干！他还会点儿武术，经常自吹自擂，收了不少徒弟。有时候，也带领徒弟到大街上卖艺，混点儿酒菜钱。他自以为一手遮天，没人敢惹，常在人前卖弄自己。哪曾想却在今天遇上了萧朝贵，叫他在人前丢了丑。他怕今后在这一带站不住脚，没人服他，这才对萧朝贵反咬一口，想借此把萧朝贵置于死地！

开始动手的时候，萧朝贵一再躲闪，不敢还招。后来，发现这小子没安好心，净下死手，就急了，使出了真本领，与黑三儿战在一处。黑三儿的徒弟怕师父吃亏，也一窝蜂似的冲了上来！萧朝贵用了个“金丝缠腕”，从一个人的手中夺过一条三节棍，接着把这条棍舞动如飞，护住了身躯。双方战了十来个回合，不分胜败。

黑三儿有个徒弟，名叫傻刘。这小子长得五大三粗，有一把力气，惯使一条铁鞭。他突然绕到萧朝贵的身后，想冷不防给萧朝贵来一下子。这时，萧朝贵正与黑三儿交手，没注意他，傻刘就以为机会到了，双手抡起铁鞭，用力奔萧朝贵的后脑打去！他一边打，一边喊道：“你给我死在这儿吧！”

这时，萧朝贵正在大战黑三儿，猛听得脑后风声作响，就知道有人暗算自己。他忙使了个“黄龙大转身”，把傻刘的铁鞭躲了过去。

萧朝贵躲开了，可黑三儿却没躲开，这一鞭正好砸在黑三儿的秃脑门子上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打了个脑骨碎裂，黑三儿当即丧命！

傻刘一看，可真傻了。那些看热闹的人，一阵大乱，有的急忙躲开，有的往前凑合，有的还大喊大叫：“出人命了！”“打死人了！”

事有凑巧，正赶上广州府的几个官差路过此地。他们一听出了人命，马上冲进人群，把卖艺的和萧朝贵就看住了。为首的官差喝道：“谁也不准动！走吧，到府衙去！”

黑三儿活着的时候，时常勾结这些当官的，常用讹来的钱给他们打酒喝。因此，黑三儿这些徒弟，也认识这些当官的，相见之后，就把萧朝贵讹上了。那个傻刘诬陷萧朝贵说：“他是凶手！我师父就是他打死的！”

官差闻听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就用铁链子把萧朝贵锁上了，然后，把地方官

钱江又斟满了两杯西凤酒，把一杯递给萧朝贵，说道：“来，咱们弟兄干了它！”

萧朝贵接过酒杯，一仰脖子把酒喝干，随后问道：“我大哥何玉成怎么样？”

钱江摇摇头说：“大哥为人正直，是个好样的。不过，叫他反对朝廷，他还有所顾忌，只好慢慢诱导他了。此事关系重大，暂时不要叫大哥知道。”

萧朝贵听罢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春节过后，新任知府刘浔上任了。钱江了解到，刘浔原来的跟班病故了，正需要人。钱江与何玉成商议后，就托人把萧朝贵荐举给刘浔。萧朝贵知道后，发急道：“我恨透了这些狗官们，岂能给他当跟班！”

钱江笑着说：“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把你放在知府跟前，耳目灵通，对咱们升平社学大有好处。”萧朝贵这才大悟。

自从萧朝贵到知府衙门当差，办事兢兢业业，知府刘浔对他很赏识。日久天长，几乎成了他的心腹。可萧朝贵呢？尽量靠近刘浔，则完全是为了钱江和升平社学。刘浔见萧朝贵精通武艺，便擢升他做了三班都头。刘浔耳闻萧朝贵在社学混过饭吃，认识钱江、何玉成，所以才把萧朝贵找来，叫他去请钱江和何玉成。

刘浔对萧朝贵说：“本府知道你与钱江、何玉成的关系不错。对这两个人嘛，我也非常敬仰，总盼着抽点儿时间长谈一番。你到升平社学去一趟，把他们二位义士请来，就说本府今晚在花厅宴请他们，顺便有些事商议商议。”

“遵命！”萧朝贵站起身来就要走去。

“慢着！”刘浔又叫住他，低声说道，“此乃本府私人的事，千万不要声张出去。”

萧朝贵点头施礼，转身走去。刘浔心中暗自得意：钱江啊，何玉成！我叫你们两个死无葬身之地！

萧朝贵走后，刘浔就把贴身的捕快头张大发唤来。张大发是刘浔的爪牙，早在潮州任上，就跟着刘浔当差。这个人心狠手黑，精明强干，武艺也不错，就像忠于主人的一条猎狗。刘浔对他特别信任，故此，一直把他带在身边。刘浔附耳说：“今晚本府在后院花厅宴请钱江、何玉成，你马上挑选二十个眼明手快、武艺高强的差人，埋伏在花厅四周。看我离座出了花厅，你就领人冲进去，把钱、何二人干掉！”张大发睁大眼睛看着刘浔，没有说话，他被这件事惊呆了。刘浔见他这个样子，大怒：“难道你没有听懂我的话？”张大发这才回答：“听懂了，都要死口的吗？”

“废话！都把脑袋砍下来！记住，要做得干净利落，千万不可声张出去。”

方砖铺地亮粉墙，名人字画挂四方。
天花板上明灯挂，红木桌椅闪亮光。
奇花异草相争艳，阵阵芳气扑鼻香。
此乃上宾饮宴处，怎叫俗民登雅堂？

再看桌上摆的酒菜，可也太丰盛了：

大八件，小八件，什锦八件样样鲜；
香蕉葡萄山东枣，菠萝椰子好广柑。
贵州茅台贵州窖，山西汾酒香又甜；
英国香槟威士忌，中外名酒摆得全。

钱江边看边想：刘浔与我二人没有交往，为何不惜破费这么多的钱财，盛宴相待呢？刘浔连连让座，钱江迟迟不入。刘浔又让一番，何玉成才说：“我们已经来了，就不必客气了！”

钱江这才谦逊一下，分宾主坐定。刘浔吩咐开宴，仆人们赶紧忙碌一番，摆上了名菜。但只见：

猴头燕窝鲨鱼翅，熊掌鸭脯龙虾鲜。
烧鸡肥蟹牛羊肉，酥酪驼珍野味全。

刘浔擎杯在手，站起来说：“本府今日能与二位义士共饮同餐，足慰平生！请二位干了这杯吧！”

何玉成和钱江也站了起来。何玉成说：“承蒙府台大人如此惠顾，小人感恩不尽！”

说罢，三个人都干了，同时坐下，仆人又把酒满上。接着，刘浔就打开了话匣子，从羡慕钱、何二人，谈到吃喝玩乐，从中国各地特产又谈到各族风俗人情。真是漫无边际，想啥说啥。钱江听了，好不耐烦，恨不得赶快离开这里。他乘刘浔言语当中的一个空隙，忙插话说：“听说府台大人把我们请来，要商讨一些事情。小人斗胆问一句，不知大人有何见谕？”

刘浔听了，稍微一怔，接着嘿嘿笑了两声，说道：“是啊！本府是有些事要与二位共商。不过……夜长得很，先用酒嘛！等一会儿再说也不迟。来！干杯！”钱江无奈，只好耐着性子又喝了几杯。

这时已亥交时，何玉成再也忍不住了，忙欠身说：“大人公务繁忙，小人

来此人正是自己磕头的把兄弟——二哥冯云山！

冯云山是广东花县人，塾师出身，自幼读了不少诗书，有人说他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并不过分。他博览群书，有过目成诵之才，不但通晓天文地理，而且精通兵法战策，讲起道理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还能写一手好字。冯云山为人忠厚，有长者风度，看事颇有远见。他和洪秀全是同窗好友，后来又结识了萧朝贵。他们三个人亲密往来，成为莫逆之交。以后，三个人又叩头结拜，成为把兄弟了。洪秀全居长，冯云山居次，萧朝贵行三。萧朝贵和冯云山，有两年没见面了，没想到今日在此巧遇。

萧朝贵大吃一惊，心想：我二哥为何来到此地？他和这院主人有什么关系？急忙上前，抓住云山的双手，说道：“二哥！一向可好？小弟有礼了！”

“老三，自家人何必客气！来来来，二哥给你引见引见！”

说罢，冯云山把萧朝贵领到神甫梁发面前：“神甫，大水冲了龙王庙——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！这位是我的好友萧朝贵。三弟，这位是神甫梁先生。”

萧朝贵忙给梁发施礼。梁发把大胡子捋了一捋，仔细瞅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啊！他就是你的好友萧朝贵呀！”

“对！昨天晚上，你我还谈到了他呢！”

“他不是杀人凶犯？”

“哎呀！神甫，他怎能无故杀人呢？贤弟，快把经过对神甫讲讲！”

冯云山说着，直向萧朝贵递眼色。萧朝贵会意，便把官府向百姓逼捐要税，官欺民反，双方发生冲突之事，详细述说了一遍。梁发相信了，手指钱江问道：“那么，这位是谁呢？”

萧朝贵说：“他是我的好友，叫钱江钱东平。”

萧朝贵边说边把钱江扶起，给冯云山和梁发做了引见。梁发点点头说：“这样吧！你们都到我的屋里休息，我到外边把他们打发走算了！”

梁发命家人散去，把冯云山等三人送进屋内，然后来到门口，把脸往下一沉：“你们听着！我方才检查了宅院，并没有发现可疑之人。也许杀人凶犯又越墙逃到别处去了，你们快到别处追吧！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张大发还想说话，梁发便命家人“咣当”一声，把大门关上了。张大发瞅着大门，摇了摇头，心里说：算了！当官的都不敢惹他，我们这些当差的又能把他怎么着？只好回去禀报知府大人定夺了。

再说梁发，他转身回到屋内，命家人准备酒宴，为萧朝贵和钱江压惊。

那么，冯云山和梁发到底有何关系呢？原来，冯云山和梁发是互相利用，各

儿走到中午。冯云山见钱江实在走不动了，这才收住脚步。三个人抬头一看：这里山峦重叠，怪石横生，古树参天，十分僻静。冯云山说：“此地名叫驻马坡，再翻过一座大山，就是官禄埭村了。”

说罢，三个人进了竹林，坐在一棵古树下休息。萧朝贵利用这个机会，把所遭遇的事情讲了一遍，然后又向钱江述说了洪秀全和冯云山的为人。钱江说：“久闻哥哥大名，但愿早日相见！”

弟兄三人正在休息，猛听得“嗒嗒嗒嗒”，传来马蹄响动。三人大吃一惊，急忙站起身来观看，但见顺着峡谷，来了一支马队，足有三十多人。马队后面还押着几辆马车，车上装着箱子、网篮、大小包袱，看样子还有米面吃食。这三十来人都骑着马，年纪、衣着各有不同。萧朝贵看着看着，禁不住笑了。为什么？他见这些人有穿长袍短褂的，有穿戏装蟒袍的，有穿花花绿绿女人服装的，还有的人披着和尚的袈裟……真是奇形怪状，丑态百出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。

为首的一人端坐在一匹大白马上，身高不足六尺。在他的身后，有匹大青骡子，上边坐着一个矮小子，这家伙长得粗鼓囡墩，离远看，好像一口大缸。眨眼间，这支马队来到驻马坡前。为首的那个人向大家一摆手，马队全站住了。为首的那人说：“天挺热的，弟兄们，下马，到竹林里休息休息！”

一声令下，这些人真听指挥，“唰！”全都跳下马来，迈步进了竹林。

萧朝贵等三个人，站在竹林里紧紧盯着这一帮人，他们越走越近，模样长相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只见那个骑白马的，长着一张黑黝黝的面皮，两道刷子眉，一对小眼睛，别看他眼睛不大，却射出两道贼光；凸鼻梁、方海口、燕尾胡须，看岁数只有三十挂零；敞怀赤臂，露出一身黑色腱子肉；头上戴着宽边草帽，顶门上扎着英雄结，左右两根飘带绣着五福捧寿，身穿宝蓝色短褂，挽着白袖边儿，腰中系根象牙凉带，左肋下挂着一口翘尖儿压把鬼头刀，绛紫色的中衣，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，手腕子上挂着马鞭。这家伙满脸横肉，傲气十足，走起路来一摆三晃，倒有些英雄气概。

那个骑青骡子的，紧紧跟在他的后面，走起路来，就像安上两条短腿的石滚子，圆乎乎的，脑袋像个蹲在腔子上的大肉球，光着头，头上长着两个肉包，冷眼一看，好像长着两只短犄角；饼子脸，一对小耗子眼，鹰钩鼻子，薄片嘴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脸上还有二十几颗浅白麻子，披着一件和尚袈裟，大红中衣，一条裤腿长，一条裤腿短，腰里别着一把铸铁大宝剑。真好像登岸的海怪，出世的妖魔，实在是太难看了。

这帮人走进竹林，正好看见冯云山弟兄三人。那为首的人把草帽摘下来，扇了几下，二目放着贼光，狡猾地说：“嗯，在这儿遇到三只绵羊。弟兄们，顺手把他们洗一洗！”

斗在一处。敢情伸上手了，萧朝贵一看，坏了！没人家能耐大！怪不得这小子是个头呢，力猛刀沉，招数惊奇，而且人家不怎么使劲，谈笑风生，但是把这把刀都使活了。萧朝贵那汗就冒出来了，哎呀！萧朝贵一看，完了！我要顶不住，那俩人谁也顶不住！群匪往上一闯，我们哥仨都得交待！这不是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吗？这怎么办呢？

正在他心里头着急这时候，竹林子的外头来了一伙儿人，“呜！”

“来来来！在这呢！来来来！”

一来生人，这仗没法打了，因此萧朝贵是虚晃一刀，跳出圈外，刀交单手。

“谁？”张嘉祥也不敢打了，跳出圈外，甩脸看着。一看，来了几个人，男的女的都有，为首的两条大汉，这两条大汉，跟一对门神差不多！大脑袋，大个头，大手，大脚丫子，大屁股，哎哟，大到一块去了！这两位大汉手里头，每人拎着一条铁棍，大鼻子大眼睛的，一看就是庄稼汉。那后边还有个姑娘，哟！这姑娘个儿可不太高，看那样，许有二十左右，长得是细条条的身材，周身上下火炭红，俊极了！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山村出美女，这话一点都不错呀！这姑娘红扑扑的脸膛儿，细眉大眼睛，鼻似悬胆，口如桃花，满嘴的小白牙，元宝的耳朵，显着傲骨迎风，手里提着把宝剑。后头还有五六个年轻人，年轻人有的光手，有的拎着叉，不知道干什么的。

张嘉祥、大头羊土匪们不认得他们，萧朝贵、冯云山可认得，老熟人了！萧朝贵一看：“哎呀！二位哥哥、妹子，是你们！”

这两个大汉拎着铁棍过来了：“朝贵呀！哎哟！没想到在这遇上了！朝贵！”

来的谁呀？那两个大汉，跟门神差不多，一个叫洪仁发，一个叫洪仁达，亲哥俩儿，那年轻的漂亮的女人是他们妹子，叫洪宣娇。洪宣娇将是未来太平天国的女教主，女中的魁首，巾帼的英雄！非常了不起！现在还是普通的小丫头。后边一大帮子，都是官禄埭村的农户，都是乡亲。他们怎么来得这么巧？他们知不知道这发生事？不知道。一天，洪仁发、洪仁达跟妹子没事，在一起练武。为什么要练武呢？那个年月太乱了，练练武艺，强身这是一方面，另外也能保护自己的安全。什么时候练武都不错呀，就拿今天来说，您练练武也有好处，强筋壮骨，益寿延年，另外还能防身。遇上这个土匪了，拦截的坏人，能自己保卫自己，有好处。那个年月练武的人有的是，年轻人没事，庄稼活干完了，凑到一块就练练刀枪棍棒，练练拳脚，举举墩子，打打沙袋子什么的。

他们老在村子里练，闷得慌，后来就到了村头了。一抬头，就是驻马坡这大山，挺高！洪仁发、洪仁达就说：“唉，今儿个咱们来点新鲜的，咱赛跑得了。练武的人要没腿，那不算武术家。腿得好使唤。咱往坡顶上跑怎么样？谁先跑上



去，谁算第一名，胜利了，其他的人得掏钱凑份子请客！谁落到最后了，饿他三顿不许吃饭！走走！”

年轻人凑到一块起哄，洪宣娇也要跟着，洪仁发、洪仁达一看：“妹子，算了！都是大老爷们，就你是个丫头，你跟着干吗？”

“哟！丫头怎么了？丫头比你们矮半截啊！你们比赛，我也算一份，我也可以受赏，我也可以挨罚，我非跟着不可！”

“爹妈都把你惯坏了！行行行，你跟着吧！你可准备好啊，不行挨罚！”

拿着家把式，他们开始往驻马坡顶上跑，五六里地，哎呀！累坏了！洪仁发、洪仁达就说：“今儿个你看，咱们还一块到的山顶上，没分出胜负来。唉，这上头真风凉，咱在这好好歇歇，歇够了咱再回家！”

坐到坡顶上正乘凉。突然间，就听见竹林一带有打斗的声音，哎哟！怎么那么多人？还有马，干吗呢？好奇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大伙儿一看，咱们过去看看去！就这么来到竹林。洪仁发、洪仁达等进了竹林一看，哎呀！这不土匪吗？要劫道是怎的？没想到冯云山、萧朝贵都在这儿呢，这才过来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
见着面了，说好好谈谈，没那时间，简单地就说了几句。萧朝贵、冯云山就说：“我们遇上土匪了，他非要给我们仨洗一洗不可！那位也是咱的朋友。”

“妈的！我还想洗洗他呢！歇着，我过去！”这洪仁发、洪仁达是大老粗，两个人就想过去。他妹子洪宣娇在后边喊：“哥哥慢着！”

洪宣娇一琢磨：我俩哥哥是浑人，到那块就得说翻了！这玩意儿打起来，我们人少，人家人多，弄不好会吃亏，能说几句话不打是最好不过！你看这个女孩子有胆子，看事情看得比较远，在家里说话还算数。就这么把洪仁发、洪仁达给拦住了，洪宣娇来到张嘉祥近前：“哟！您是头领？”

张嘉祥看了看，哎哟！小丫头长得挺俊啊！没想到这一代还真出美女啊！这小子单手提刀，嬉皮笑脸：“我说这位大妹子，什么事？”

“这位大哥，你说你们这是何苦来的？我们这些人没买卖，都住在离这不远，都是普普通通的庄户人家，咱们也没有富余的金钱。我求这位大哥高高手，拉倒吧！无处不交朋友，咱何必伤了和气呢？看你带着这么多的东西，也不缺少什么，能不能赏给我一个面子？”

“哈哈！行啊！小丫头，牙尖嘴利，还能说出几句来。好嘞！冲大妹子你这番话今儿这事完了！揭过去好不好？但是我说大妹子，我可是交朋友的人，我赏给你脸了，这事完了，你得怎么报答我呀？”

“您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像，加入邪教，全不把为父放在心上！秀全呢，你生在凡间，理应当替为父点化众人，铲除以阎罗妖为首的妖魔鬼怪，创造一个升平的世界！’当时我问：‘爹爹，儿怎么能点化众人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？怎么对付那些阎罗妖和那些妖魔鬼怪？’天父对我说：‘你应当创立一个拜上帝会，你是拜上帝会的教主，你是奉为父之命，去拯救那些黎民百姓。秀全小子，不要再耽误时间了，回去之后马上采取行动！’我听了之后，受宠若惊，赶紧给天父叩头。那时我的哥哥从旁边过来了，拉住我的手说：‘秀全，莫怕莫怕！有天父，有哥哥给你做主，任何困难也吓不倒你！你尽管放胆去干，对付那些阎罗妖，对付那些妖魔鬼怪。秀全哪，你知道我们的对头，头一个是谁吗？我们最大的敌人，最大的障碍，就是那孔丘！那些老百姓不明真和邪，不明好与坏，把孔丘当成了圣人！正是那孔丘，编造了一些邪书，迷惑世间的百姓，迷惑我们的兄弟姊妹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你应当彻底打倒孔丘，才能创造一个最好的环境，才能踢开绊脚石，才能造化万物和众兄弟姊妹。放手去干吧！有我父亲支持你，万无一失！往前走，前途无限光明。’就这样，我离开了那座天堂，又坐上了金车，由天使护送离开了那座城市，到各地方又观看了多日。每到一处，都是春光明媚，每到一处，都是欢声笑语，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衣穿，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我高兴极了，就这样，我听着呼唤，我醒了，又回到咱们这个家里头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”

洪秀全说完了，一家人听了，如醉如痴啊！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是发烧说胡话？说胡话，得头上一句，屁股上一句，这怎么有板有眼的？他老爹一看：“儿啊，你的意思是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老人家，我一定听天父圣主皇上帝的话，点化世上愚人，扫除一切妖魔鬼怪，重整乾坤，创造一个最好的世界！”

这洪秀全说完了，一骗腿儿，下了地了，走起路来，格外地有劲，踩地都有声音，“咚咚咚咚！”开开门到了院里，背着手转了一圈。这一家人都跟傻子一样地看着：“哎呀！真的真的！不是编的！这可能中邪了，他怎么变样了呢？走路也轻快，比过去也有劲，说话的声音也浑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一会儿洪秀全从外头回来了，乐了：“老人家，您仍然是我爹，我没说过？我天上有个爹，人间有个爹，这没有什么区别。从今之后，我干我的，希望咱们全家人支持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不推倒这个万恶的朝廷，老百姓不会有好处！你记住了，啊！”

打这开始，洪秀全没事把门上上，把一家人叫到眼前，这就开始宣讲拜上帝会的教义。他这个教有多好多好，加入我的拜上帝会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活着可以不受罪，死后还可以升天堂，享受富贵。把一家人全给白话住了，干吗？纷纷参加拜上帝会，一家人先参加。洪秀全还有一套规定呢！凡是参加拜上帝会的



人，首先得洗礼，什么叫洗礼呢？就是沐浴更衣，然后往桌前一跪，点一对素蜡、一碗清水，然后拿这个清水蘸点，往脑门上拍，“啪啪啪”，拿水洗洗头，拍拍天灵盖，这就叫洗礼，仪式比较简单。但是有一条，凡是加入拜上帝会的人，永不准反悔，上帝是真神，上帝叫干什么，就得无条件服从，否则就是拜上帝会的叛逆。这条做不到，你别参加！

一家人全加入了，没事洪秀全趴到桌子上，就写拜上帝会的教义、规章制度，“啪啪啪”就写，谁也不见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旁人瞒得住，冯云山你瞒不住！冯云山离他们就五里地，住在禾落地。冯云山就听说了这事，心说：这真的吗？哈哈！我一定要到秀全家里头看看，是怎么回事？

这天冯云山没事，来找洪秀全，一家人都下了地了，就洪秀全一个人看家，在那低着脑袋琢磨事。冯云山进屋了，俩人光屁股一起长大，无话不谈，比亲哥俩儿还亲！洪秀全一看是冯云山，特高兴，把门关上：“来！坐坐坐！”

坐下之后，这冯云山就瞅着洪秀全乐：“嘿嘿，大哥，关上门没外人，就是你我，咱哥俩无话不谈。你演了一出好戏，这戏演得不错呀！怎么回事？能不能把实底告诉兄弟我？”

洪秀全也乐了：“哈哈！云山哪，你说对了！咱哥俩儿亲密无间，无话不谈，我对我爹娘，对我兄妹不能说的话，我能跟你说。我的确做了个怪梦，那不是我编的，我上了天堂进了天国，见着天父天兄，天父天兄的确是跟我这么说的，叫我在人间成立个拜上帝会，我就是这个会的教主，让我造化万物，驱赶阎罗妖以及世上的妖魔鬼怪，创立一个升平世界！”

“哼！好！好啊！这是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好！”冯云山明白了，不往下问了。就是这个朋友再近，也有那话是背人的。冯云山读了那么多年书，什么不明白？眼睫毛都是空的！他知道好朋友洪秀全胸怀大志，腹有良谋，利用闹病这个机会，就在病榻上冥思苦想，想出了个拜上帝会，编造那么一套。说白了，拿这套去迷惑人，实质上有他的政治目的。如果刨根究底，非得说白了，你是不是编的？你是不是瞎白话？就过分了。这就叫各怀心事，尽在不言中，这话是适可而止。就咱们呢，也是一样。咱们周围有很多的同志，为人处世，近的远的都有，这玩意儿当问的问，不当问的也不能问，往往这话呀，说得太过分了，伤人。

冯云山什么人？心里明镜，不往下问了，就顺着问洪秀全说：“那么大哥，你是决心成立拜上帝会了？”

“真的，我下了决心了！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志不可屈！我这一生就奉献给拜上帝会！”

宇宙洪荒等等。大家都学这个，基础课。再往上学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易经》，到了一定程度，谁都得学这个。这好，洪秀全把这些书全撕了，然后敛吧敛吧，点把火给烧了。这还不说，转回头去，把孔子那牌位拿下来，“啪”摔下去，“呱呱”几脚，把那木牌给踩碎了，把颂扬孔子的一副对联也撕个粉碎，然后告诉这些孩子们：“从今之后再不准学这种妖书！你们应该加入拜上帝会！”

小孩们一听，“哇”吓哭了，一瞅，老师啊，疯了！挺好的人，怎么了这是？四散奔逃，回家跟家长去说去。这事不新鲜，你就现在的学生，也是如此，老师正在教课，冷不丁把书都撕了，说出一套别的来，那学生能不傻呀？都得傻！古往今来皆同一理。小孩们跟家长一说，家长一听，这怎、怎么了？这洪先生像话吗？这这，你都说些什么话，是疯了！上他们家找他爹，找他哥，找洪秀全，当面提出质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爹一看，“哎呀，他的确精神有点不正常，闹了四十天病，打好了之后，就变样了，各位原谅！各位原谅！”

不敢说旁的，闹着玩呢！这件事要传到官府，掉脑袋的罪！你看着像笑话，像游戏，那得抄家灭门！把祖坟都得刨了！这不造反吗你？但有个好处，这个官禄埭村，地处偏僻，闭塞，周围都是大山，进一趟城费老了劲了！这是一。另外，都是乡里乡亲，乡土观念重，那阵儿那人他老实，没有人去举报去，要有一个多事的去给举报检举去，洪秀全也好不了！与此同时，冯云山也跟洪秀全一样，他也是个教书先生，在学馆里头也烧书，也砸了孔子的牌位，也闹了一场风波，过后这哥俩儿挺好，把饭碗全丢了，谁还雇这老师？不要钱都不请！

别看这哥俩儿把饭碗丢了，心情挺舒畅，为什么？采取了革命行动，迈出来第一步。哎呀，丢了饭碗无所谓，哥俩儿见面，痛快！光有这行动还不行，发展教徒，本地这些人太呆板，咱们得到四外宣讲拜上帝会。哥俩儿夹着雨伞，拎着包，带着干粮，离开家了，到四外的村庄乡镇。不管走到哪儿，看个人合适就宣讲拜上帝会，这个会怎么怎么好？要加入怎么怎么好？哥俩儿嘴唇都磨薄了，参加拜上帝会者寥寥无几，大概有六个人参加，这六个人还有点恍恍惚惚，不那么踏实。哥俩儿有点泄气，两个人一看，难哪！不住地寻思对策！

东王九千岁！杨秀清执掌太平天国的生杀大权，将来他自己说了：“天父天兄！天父的大儿子就是耶稣，二儿子洪秀全，三儿子就是我！”

杨秀清哪儿的人？广西人，就是广西老家，他那个经历太丰富了！你看岁数不大，二十六七岁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！家里头穷苦，父母不在了，五岁母亲死了，九岁父亲死了，是他叔叔把他培养成人。别看他念的书不多，脑袋好使，反应灵敏，格外地聪明。那可以说是世间的事情无一不精！今天见着了洪秀全，可谓英雄大聚会！



压力下，蹲那了，拿铁锁锁到炕沿上。那位说：怎么往炕沿上锁？炕沿上有两个大铁环，专门锁犯人的，“嘎巴嘎巴”，锁上。半夜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，过了挺长一段时间，报信的人回来了：“嘿嘿，太爷也累了，没工夫升堂，等天亮再说。”

“那好那好！大家歇歇，看住啊！”

两个人一直蹲到天亮，知县大人张慎修起床了，梳洗已毕，喝点早茶，吃点早点，那谱大了！再闭目养养神，有人向他禀报：“昨天是怎么怎么回事，把犯人抓来了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传点升堂！”

“是！”

大老爷吩咐下来，传点升堂。

“咚咚咚咚！咕噜咕噜咕噜！”

堂鼓一响，是惊心动魄，“吱呀呀！”一门大开，三班衙役站立两旁，状、快、造三班，师爷也出来了，坐到小桌上。时间不大，张慎修全身官服，朝珠补褂^①，升坐公位，往两旁看看，都准备好了：“带罪犯洪秀全！”

“带罪犯洪秀全！”

给押上来了，拳打脚踢：“快快！快点！”

洪秀全不跪，不跪也不行！往小腿肚子上连蹬再砸，“扑通”，跪下了。张慎修往下看：“罪犯抬头！哎哟，看你长得五官端正，看你的眼神不疯不傻，你怎么干这种事？说！哪的人？”

“小人广东花县官禄埗村的人。”

“噢，广东人，以何为业呀？”

“教书务农为业。”

“你还种地还教书？我且问你，你是广东花县的人，你跑到广西桂平干什么来了？”

“回大人的话，我到这找职业，打算找个地方教书。”

“胡说！你们那地方没念书的吗？舍近求远，跑到这儿来教书？不对！我且问你，你读过多少年书？”

“回大人，我一共读书读了将近十五年。”

①朝珠补褂：清代的官服，朝珠、补子、大褂。补子分圆补、方补，圆补用于贝子以上的皇亲，绣五爪金龙。方补子用于大臣，分文九品、武九品，文九品的补子依次是：一品为仙鹤，二品为锦鸡，三品为孔雀，四品为云雁，五品为白鹇，六品为鹭鸶，七品为鹌鹑，八品为鹧鸪，九品为练雀。武九品分别为：一品为麒麟，二品为绣狮，三品绣豹，四品绣虎，五品绣熊，六品绣彪，七品绣犀牛，八品与七品相同，也是绣犀牛，九品绣海马。



朝贵，他肯定把周三拦住，得问问：“你拿的什么？你借什么？你上我们家串什么门？”

或许说几句难听的话。有客人呢，一搭茬过去了，让丫鬟把门关上了。没进自己的卧室，到客室，他家里好几间房呢！进了屋，把灯点上了。萧朝贵一看，呀！行啊！哥哥混得不错！哎呀，这屋里头挺带劲！

“坐坐坐！紫鹃，打点水来！”

“唉！来了！”

丫鬟把水打来，哥俩儿净净面，萧朝贵一边擦手一边问：“佣人？”

“啊，小丫头，我成年在外边，这事多了！另外我这个好动不好静，剩下你嫂子一个人，怪孤单的，我雇了个小丫头叫紫鹃，给她做伴呗！跑东道西、买菜跑街的。”

“噢！”

萧朝贵能问什么？刚到人家来，洗完脸了坐下，紫鹃把茶沏好，哎呀，李开芳就问：“夫人呢？”

“夫人今天身体不爽，早就睡下了。”

“噢，厨房有吃的吗？”

“有点剩东西。”

“行行行，去热一热，热一热，有酒就行！”

热了点东西端到这来，有酒就可以，萧朝贵也不挑这个，吃饱就行呗！喝了点酒，吃了点东西，然后撤下。撤下之后，李开芳就说：“紫鹃哪，你睡觉去吧！没你的事了！”

“唉，老爷有什么活您再打招呼！”

“不用了，睡去吧！睡去吧！”

丫鬟走了，门关上。两人一点都不困，李开芳坐到萧朝贵对面：“唉，兄弟，你说咱怎么干吧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听你的！我就是有把力气，我就是不怕死，你叫我咋干，我就咋干！”

“明天，明天我得上班，我到班上转一圈，到那之后，我见着教主跟胡以晃，我把这事交交底，我告诉他们你来了。另外，我把送信的事也说一说，让他们做个思想准备，明天晚上掌灯之后，我领着你进监狱，就说你是个亲戚。你甭管了，我怎么说，你怎么顺着，那块的人都听我的。我把你领进死号，到了那，咱们就宁可破费点钱，请王头，请手下那些人吃饭，用酒把他们灌醉，钥匙到手了。刑具、门全打开，就把教主救出来。我再准备一架梯子，别走前门，走后大墙，那是犯人放风的地方，墙挺高。别看墙高，防范松懈，没人注意，登梯子上



们逃出虎口，现在我就做好准备！”

哎哟！俩人一听，惊喜交加！李开芳呢，不敢多待：“还有事呢，我走了啊！晚上不见不散。”

怎么劫牢反狱？怎么个具体的计划？来不及说呀！这两人光知道今天晚上能跑，能不能跑得了？那两说着，他这个心就缩到一块了。单说李开芳，在监狱里头转了一圈，装模作样地，就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。什么东西？准备了两架梯子，旁人都不注意呀！这个监狱里头他太熟悉了，另外准备好绳子，藏到不易被发现的地方。就这么，他出来了，告诉那王头：“我还有点事，今儿白天我不来了，掌灯之前我再回来。”

“好好！您忙着！您忙着！”

他出来了，顺着大街拐弯抹角回到家里头，那个心呢，都熟了！又怕家里头出事，也不知道萧朝贵干吗呢？“咣咣”一砸门，萧朝贵把门开开，李开芳一看这个表情啊，没事，这心才放下。进了屋，把门关上，李开芳就问：“家里没事吗？”

“没有，有什么事？我抓紧机会还睡了一觉。”

“好！好啊！哎呀，我也得歇歇，这脑瓜子沉得要命！今天晚上有大的行动，不养足了精神不行。”

就这样，李开芳啊，睡了有两个时辰，俩时辰就是四个小时啊！这一觉睡得太解乏了。等醒了之后，一看这天快黑了，李开芳洗了把脸，让萧朝贵在屋里等着，他上街了。上街干什么？买吃的去，大包小包地拎着，能有十好几斤。萧朝贵一看，买了这么多吃的，人多呀！按计划，今天晚上得请客啊！得用酒把他们灌醉了。

“都是好吃的，咱俩先吃！”

萧朝贵跟李开芳两个人先吃饱了，然后换衣服，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，周身上下紧衬利落，是暗藏利刃，一把匕首，得玩命啊！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半点绷挂之处，外边穿上又肥又大的衣服，拎着这个东西离开家门。咳！李开芳看看这门啊！家呀，完了！从此之后，再也不能回来了！掐手指头一算，在这儿住了不少年啊！把那王氏和丫鬟也埋到这院里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！为了怕别人发现毛病，把大门锁上了。然后两个人提着东西走，一边走，李开芳一边说：“到了监狱，有人问你是谁，你就说你叫肖三，说你是我一个小兄弟。他们问你干吗来？你就说我要介绍你到监狱找个活干，行不？”

“我知道，还是原词呗！”

“对对对，旁的别说，由我答对。”

天黑了，到监狱。这个监狱古往今来，皆同一理，那监狱的墙都特别高，特别厚，大门都特别结实，防止犯人越狱，门前是戒备森严。尤其到了晚上，挂了

一对气死风灯，大门关得紧紧的！角门那都站着岗，门前有挎刀的、巡逻的哨兵来回溜达。

“谁？”

“我！”

“唉，大人来了！您怎么今天晚上有事？”

“啊，今天晚上到这看看，这是我带来的一个朋友。”

监狱长带来的人，谁敢盘问？钻进角门。萧朝贵进了院里一瞅，哎哟呵！这边一拉溜房间，里头灯火通明，出来进去人不少。闹了半天，一到了晚上，这个监狱里头的牢头禁子十二个人，上半夜下半夜，六个人一拨，六个人一拨，另外呢，为防止发生意外，旁边还有一溜房子，住着五十多个当兵的，都是城防营守备队，这是长期在这驻扎着，保护监狱的安全，防止犯人闹事。为什么李开芳决定从后边跑呢？在大门这跑，门都没有！众目睽睽呀！两个人往里头走，今天晚上当班的换人了，姓刘的，刘头儿，因为他特别能白话，所以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画眉刘，画眉不是一种鸟吗？那鸟可能叫唤了，它一叫唤，别的鸟全没词了，这形容他特别能白话。他在那儿一坐，别人全不说话，光听他的，叫画眉刘。画眉刘一看，头儿来了：“呀！听说您今天晚上来！”

“晚上到这溜达溜达，另外，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，这带来点吃喝。”

“那位？”

“噢，姓肖，叫肖三，我一个好朋友。怎么办呢？家里头遇上荒年了，吃不上饭了，找我来了。我寻思在这附近给他找个活啊！哪怕在咱这打个杂什么的，扫个院子呢？我把他领来到这看看。”

“唉！好！头，那不您一句话吗？多一个人少俩人，能怎么地？那没说的！买东西干吗？”

“来个千里送鹅毛，这不是送点吃的。大伙儿晚上待着也没事。”

“那谢谢！谢谢！”

进了屋，到了屋里头，李开芳还说呢：“我先查查监。”

“行，没事！”

“没事我也溜达溜达！”

装模作样又到牢房里头，来到洪秀全、胡以晃这间死号。洪秀全、胡以晃睡得着吗？那得忍着。一看，哟！萧朝贵来了，这心就一动：唉！行了！有门！肯定我们的人都到了！萧朝贵紧挤咕眼，那意思：别说话，假装不认识，那谁不明白？李开芳到里头转了一圈：“你们俩伤怎么样？”

“我们都服了药了。”

“等着吧！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听没听见？”



“哗！”

“哎呀！”

“噗噗噗！”

“哎呀！”

开了锅了！人喊马嘶，两旁的住户老百姓吓得是关门闭户，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李开芳再能打，他是一个人，萧朝贵再棒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官军是越来越多！那能出得去吗？唉，就在这么个紧要的关头，房上有看热闹的。这位早就上了房了，往下看着。一开始，这主没看清楚怎么回事，谁跟谁打？不明白。后来，他一眼看着李开芳了，他就在这个房上喊了一嗓子：“下边李大哥吗？李开芳吗？”

李开芳正拼命呢！浑身上下全是血了，听这声，他抬头这么一看，哎哟！心头一亮：“是我呀！兄弟，快帮帮我的忙！”

“来了！”

这个主从房上就跳下来，俩手端着一把大砍刀，就他这大砍刀，宽了下能有一巴掌！刀苗子长了下能有三尺三，锃明刷亮，背大刀跳下来：“哥哥不必担惊，小弟助你一臂之力！来吧！”

这大刀片子抡开，往前一抡就是一片，往后一退又是一片，官军的尸体是横躺竖卧，这位跟猛虎差不多！那位说谁呀？又蹦出来一个。不巧不成书！这都是洪秀全将来手下的左膀右臂呀！来的这个主儿姓林，叫林凤祥，你记住，将来洪秀全定都南京，手下有五虎上将：李开芳、林凤祥、黄文金、罗大纲、胡以晃，这五个人是五虎上将！这位姓林，叫林凤祥。林凤祥干什么的？练武的，人呢，特好！他也是桂平县的人，早年练武，人缘也不错。十五岁当了兵了，能干，小伙子能服苦，就这么地逐年提升，二十六岁那年，就升到游击将军。在那个年月，游击将军那也算中级军官，二十六啊！但是为什么现在，什么也不是了呢？有原因。林凤祥这个人脾气很暴躁，另外爱讲直理儿，有什么事情讲直理儿，看不惯那些歪门邪道，老跟他的上司犟嘴。另外，有时候上司贪污点钱，拨给他一份：“这份是你的！”

像那别人，你就收下就得了。林凤祥还不收，林凤祥得问：“这，这是什么钱？”

“你甭管了，归你了就得了！”

后来林凤祥一打听，噢！克扣军饷！当兵不开钱，当官的揣腰包了，这不挨骂吗？林凤祥不要，就这么地，跟上司闹翻了。三说两说，闹茬了，你说这林凤祥多大的脾气？给当官的来俩嘴巴！“啪啪！”

你敢揍领导，你这胆子有多大？官职是一捋到底，什么不是了，成为平民百姓，又回到桂平县。到了桂平县之后，好抱打不平，后来蹲监下狱，成了犯人